

EDITED BY JIANG YUAN WORLD MASTER THINKERS



柏 克

〔加〕 C·B·麦克弗森 著

江 原 译

柏 克

[加] C·B· 麦克弗森 著
江原 译

责任编辑 孙乃修
责任校对 徐培英
封面设计 杨永德
版式设计 李 勤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柏 克

(加) C·B·麦克弗森 著

江 原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65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400册

ISBN 7·5004·0364·X/B·64 定价: 1.30元

C. B. Macpherson

BUR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陈子明

副主编：张晓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杨永德

陈子明 张晓明 章建刚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尊敬的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的思想睿智之光。这套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深深受着他们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

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像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他们的著作从无译本加以介绍，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需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从外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中加以挑选，进行翻译。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作为译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使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而且了解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选择译本时，我们力求取材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下的读者不致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

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章	柏克问题	1
第二章	爱尔兰的冒险家	13
第三章	英国的政治家	22
第四章	英一欧的黄蜂	67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	90
第六章	柏克在 20 世纪末叶有无意义	124
译后记	130

第一章 柏克问题

柏克的著作发表在两个世纪之前，自此以后，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柏克问题”，这证明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兴趣从来没有冷淡下去。柏克在世的时间是从1729年到1797年；在1766年至1794年间，他任英国下院议员；在1756年至1797年间，他是主要论述政治问题的作家和演说家，并且名声日趋煊赫。而他今天为什么仍然为人称赞呢？他所论述的是18世纪的重要问题，为什么仍能引起今人的兴趣、羡慕或者批评呢？本文的研究将会逐渐使这些问题的答案明晰起来。

柏克在晚年曾谈到一个名重一时的作家——他不同意此人提出的原则，甚至他在30年前发表处女作时，就曾诙谐地模仿着他的腔

调予以讥讽——他轻蔑而又颇有些得意地说：

“现在谁还读博林布鲁克呢？有谁从头至尾地读过他的著作呢？去问问伦敦的书商吧，所有这些指引世人的灯塔现在变得怎么样了。”^①

根据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受时人或者后人的欢迎来评定其价值的做法，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或思想史家所不能接受的。但柏克不属于他们的同道。他是一个虔诚的、坚守信条的政治家，一个得到喝采的下院演说家，一个成绩突出的著作家。在讥诮敌手的时候，他以他的那些才干，会毫不迟疑地诉诸任何便当的詈骂。

对柏克我们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要这样做，我们必须问个明白：尽管现代保守派多次提到他的名字，为什么他的著作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印行的几种版本，现在已经绝版，而只有名著《法国大革命沉思录》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不过，我们还必须同时看到，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柏克的兴趣正方兴未艾。1959年，一些美国学者为了对他展开学术讨论，创办了《柏克通讯》(Burke Newsletter)；

① 《法国大革命沉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第186页。柏克在此的讥诮也涉及到了几个自然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

1967年，这个刊物的版面有所扩大，刊名改为《柏克及其时代研究》(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到了1979年，柏克的名字从刊名中消失，它又以《18世纪——理论与解释》(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之名继续行世，版面仍有所扩大。另一位美国学者也发表了两卷（分别在1957年和1964年）切实研究柏克生平与思想的著作^①。学者们一接触到他私人文件中的主要资料，就开始结集他全部的书信，终于在1970年出齐了九卷本《柏克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50—60年代，有四种研究柏克思想的著作问世^②，他

① 这是卡尔·B·科恩 (Carl B. Cone) 的两卷本专著《柏克及其政治学本质》(Bur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s, 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57、1964)。

② 它们是：查尔斯·帕金 (Charles Parkin) 的《柏克政治思想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Burke's Political Thought,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6)、彼得·斯坦利 (Peter stanlis) 的《埃德蒙·柏克和自然法》(Edmund Burke and the Natural Law, 密执安大学出版社, 1958)、F. 卡纳万 (F. Canavan) 的《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动机》(The Political Reason of Edmund Burke, 北卡罗来纳, 达勒姆, 1960) 和B. T. 威尔金斯 (B. T. Wilkins) 的《柏克的政治哲学问题》(The Problem of Bur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伦敦, 艾伦和昂温公司, 1973)。

被置于源自中世纪以前的自然法传统之中。近来出现了关于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简短而又出色，有效地归纳了就是他提出的几种意见。前不久，他又得到了当今最高的赏识——成了透彻的心理变化史研究的对象。^①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柏克的“行情”还不算太坏。但这样的“行情”不仅是表面的，而且会把我们从引人入胜的问题引开。两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声为什么建立在对其著作如此不同的解释之上？这些解释是否都有些道理？而且就其整个思想中所潜在的一致性而言，它的根基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过去人们看待柏克的角度，以及称赞他的著作的依据，有着种种相去甚远的差别。在他积极从政的长期生涯中，温和改良派辉格党人认为他的著作是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合理的支持，例如，他揭露英国宫廷侵害议会的独立自主，反对政府对美洲所施加的殖民政策，不懈地抨击享有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专横

① 艾萨克·克兰尼克 (Isaac kramnick) 对柏克的心理变化史做了研究，其著作是《埃德蒙·柏克的愤怒——一个心理矛盾的保守主义者的肖像》(The Rage of Edmund Burke, Portrait of an Ambivalent Conservative, 纽约, 1977)。

统治。然而，在他最后 10 年中，他突然改头换面，攻击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思想，成了抵制法国革命那带有威慑性的理论与实践以维护传统等级社会的巨大台柱。这使他从另一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颇为广泛的赞扬。他曾经畅所欲言地批评乔治 3 世的政策，而后者在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1790）出版后甚至说：“你已经帮了我们大家的忙，……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可自称绅士而又自以为不必感谢你，因为你支持过绅士的事业。”^① 欧洲其他国王同样深受感动。连唯理论者爱德华·吉本也因《法国大革命沉思录》而祝贺他，说这本书是“抵抗法兰西疫病的一剂良药”，尽管吉朋不欣赏他所坚持认为的一种观点，即基督教为政治稳定的必要基础。^② 柏克给人以极端保守的印象，这种印象似乎永远磨灭不掉，——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讨伐使他的所有其他著作均黯然失色了。

但在 19 世纪，柏克被说成是讲求功利的自

① 《柏克书信集》，第 6 卷，第 239 页。

② 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注）的评论出自《爱德华·吉本私人书信集》（The Privat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R. E. 普罗瑟罗编，1897）第 2 卷，第 237 页。

由主义者。他对法兰西的攻讦被弃置一旁，似乎那是些反常的言论。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他早期的著作和演讲。他在这方面遭遇很不同：有人说他是皇室政党、专制政府以及当时盛行于美洲、爱尔兰和印度的种种英国帝国主义的强大敌手；有人说他是商人利益的朋友，经济政策的明智批评家，自身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倡导者；有人说他对宗教信仰自由持友好态度；当然也有人说他是辉格党革命的维护者。于是，他当时成了辉格理论的奠基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其著作问世已有一个世纪）^①出色的接班人。他这一身分，为马克思所蔑视，称他是“大名鼎鼎的诡辩家和谄媚者”，“彻头彻尾的庸俗资产阶级分子”。^②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因此而尊敬他。那个世纪末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约翰·莫利写了两本书，确认了柏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在书中把柏克描绘成拥护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有所保留地对待他晚期那些非自由主义的反革命著作，不要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译注

② 马克思对柏克的描述见于《资本论》第1卷（多纳·托尔编，艾伦和昂温公司，1949）第13章第312页、第31章第785页注2。

急于评价。^① 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较为直率，认为柏克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期间神智不正常，“失去了平衡”，“博大才智的均衡遭到了破坏。”^②

进入 20 世纪许久，柏克还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在 1920 年，哈罗德·拉斯基甚至还称赞他为自由主义的功利派，尽管他多少是从自由主义传统之外看问题，也注意到并惋惜柏克较为黯淡的非民主的一面。^③

不过，这个常闻习见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并非令人满意。如此考虑问题太不全面。它容不下另一个同样真实的柏克——作为等级制度、传统规范、习俗偏见及世袭权利的维护者，

① 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 英国政治家——译注)的两本书是：《埃德蒙·柏克——历史研究》(Edmund Burke, a Historical Study, 1867)和《柏克》(Burke, 英国文人丛书, 1879)。

② 巴克尔(Buckle, 1821—1862, 英国历史学家——译注)的评论见于他的《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第二版, 1871)第 1 卷, 第 467 页。

③ 拉斯基(Laski, 1893—1950, 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译注)的评论见于他的《英格兰的政治思想——从洛克到边沁》(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Locke to Bentham, 伦敦·桑顿·巴特沃恩公司, 1920)。

而非抽象观念或机械推理的捍卫者，柏克把社会视为体现神授之道德秩序的有机体。正是这样一个柏克，在 20 世纪中叶流行起来。

这种看法可以找到合乎道理的例证；把柏克划入自然法信徒的人正是强调这些实例。事有凑巧，柏克的新形象满足了 50 年代的一种新需要——那时有人觉察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威胁后，便发动了冷战，而柏克作为反对激进主义的斗士而转世，也就受到欢迎，成为这场冷战的思想支柱。

然而，柏克的自然法信徒的形象有如他的功利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两者均有片面性。两者均未解决（实际上是严重忽视）传统主义者柏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柏克之间那种表面上的矛盾。同一个人怎么能够既捍卫等级制度，又支持自由的市场社会呢？假设他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如下文所见，在他 18 世纪 90 年代的著作里，两种观点均极为清楚地得到了肯定。二百年来柏克的形象摇换莫定，却无人適切地正视这一问题。

我将在第五章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柏克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身分。在他所写的每篇文章、所做的每件事中，无疑都尊重传